

“最后的歌”是“最美的歌”

——麦芒诗歌作品集读后

□刘建忠

得到麦芒先生赠予的诗歌作品集《最后的歌》，心头甚是欣慰。先生精神矍铄、谈吐自如，全然看不出年已78岁高龄。麦芒先生从1962年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至今笔耕不止，整整写了几十年。且不说先生睿智隽永、充满哲理的诗作如何打动人心、给人启迪，光是他对文学的执着、对诗歌的执念就令晚辈们倍加仰慕和敬重。

我与麦芒先生认识于20多年前，那时我刚调到云南。记得有一年，我到威信采访，先生还专门邀我到其家中做客。先生知道我热爱写作，因写作而改变命运，又因写作而获得爱情，并因写作从北方调到南方，等等。我惊异于先生对我的了解，忽然有点受宠若惊。第一次聚谈，我们竟不知不觉生分，像是一见如故的老友。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默默地把他当成了文学创作上的良师益友。

了解麦芒先生，是从他那首著名的《雾》开始的。1979年10月，麦芒因其在《诗刊》发表的一行诗“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而轰动一时，创下了迄今中国汉字“稿酬”之最(每字111元)和“世界上内容最短的版权官司”(只有9个字)两项纪录。这首只有一行的微型诗，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且至今未被打破。这首诗歌曾经引

发过不少争议，但也赢得了众多行家和读者的认可。也就是这首诗，奠定了麦芒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开启了他终生对微型诗建构的实践与探索。

匆匆逝去的岁月，可以改变很多，但终究改变不了麦芒先生对诗歌的热爱与痴迷。随后的日子，他勤奋创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诗作，先后出版了《麦芒小诗精选》《麦芒诗抄》《诗痴麦芒——麦芒诗文评论集》等多部作品集。

《最后的歌》这部诗歌集，同样延续了诗人麦芒独特的写作风格，以其独到的艺术视角和深邃的情感内核，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这部诗作不仅是对生命与生活的诗意诠释，更是一部探索人性、情感与存在意义的作品集。

麦芒被评论界誉为“麦四行”“短章圣手”“诗痴麦芒”。《最后的歌》依然展现

了他高超的诗歌创作技巧，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独到见解。麦芒运用生动的比喻、象征和意象，将情感与对自然、社会、历史等事物的描写融为一体，使得诗歌既有具象的描绘又有抽象的思考，含蓄而不张扬，沉稳而不内敛，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最后的歌》是一部充满诗意和哲思的诗歌集。很多诗作融入了先生对生命的思考，他把生命历程写进诗里，小到对一滴水的描述，大到对宇宙万物的书写，通过简短走心的语句，将微型诗这种独特的文体诠释得淋漓尽致，也展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感悟的诗歌世界。

对于麦芒的诗歌创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周思明曾给予这样的评价：“麦芒先生是以小叙大、以短见长，这恰与某些人以

大见小、以长露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麦芒先生的诗作，对捍卫中国诗歌的含蓄、精粹、高洁是有贡献的，彰显了一位老诗人有立场、有态度、有追求的写作精神。”

著名诗人木斧也曾这样评价麦芒的诗：“清新、凝练、晶莹。麦芒的小诗以小见大，而且涉及重大题材，是很不容易写好的，而他把它写好了。”

“能用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就把看到的对象写出来，这样的文字功力不得了，麦芒先生对短诗的热爱超过我认识的所有诗人。他的诗虽然短，但能以小见大。”在麦芒文学创作40周年作品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骞表达了自己对麦芒短诗表现形式的喜爱。

麦芒先生的人生经历，艰辛而坎坷，

先后为流浪者、工人、摄影师、撰稿人……丰富的人生阅历，赋予了诗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写作资源。他的诗歌，视野开阔，包罗万象，不仅写萝卜白菜、市井百态，同样关注历史人文、国家大事。宏大时代与平民百姓的俗常生活都可以成为他笔下的素材。如《成吉思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马蹄声声，踏醒了/整个北国大草原……又如《不拿枪的军事家》：一个眼神，几句话/常常胜过千军万马/胜过飞机大炮……再如《老子》：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点/也不显得老……类似的诗作比比皆是。先生或欣赏，或感悟，或留恋，以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回望历史与反思现实，字里行间流淌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内心的博大和情感的丰富。

已是深夜，捧读麦芒先生创作的诗歌集《最后的歌》，不禁感慨万分。先生因写作而改变命运，破格进入国家干部行列。先生笔耕不辍，其诗作发表于全国各地及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刊物近200万字，出版诗文集9部，获奖10余次。先生以“终其一生，九死不悔”的创作精神创作的《最后的歌》哪里是“最后的歌”，分明是一首夕阳之歌，是一首人生“最美的歌”。

棋盘山 (外四首)

□丁大群

棋盘山是乌蒙山的儿子
昆仑山的长孙
它是浮云的寻衅者
孤独的挑战者
远看 山顶像一个棋盘
沙丘如子 逢神仙
棋艺高深莫测
每对峙一局
人间就是一季春暖花开
千年来 炊烟只能
爬到山的一半
苍凉的雁声 跌宕起伏
一年一个来回
叫醒雪原八百里

虚构的雪

一场雪 被我虚构了很久很久
下雪了
一尘不染
画布辽阔
地上的斑斑 电线上的雀斑
麦田里的芽雏
瞬间 成了一排排苍苍的雪
一匹虚构的狼
走在其中
走出一段深浅不一的孤独
很快又被雪回填
狼嚎消失了
一场真实的雪
和一场虚构的雪
交织 划出几道血色的闪电
一场真实的雪死了
一场虚构的雪活了下来

仙人桥

天生一座桥 架在两山之腰
像一颗扎进时间的铆钉
这座桥是仙人设计的
所以不俗
初夏 满山的紫烟花开了
来者 均可以扯下一角
春归的影子
一条河从天外飞来
将虚无穿一个孔
跌宕在云朵之上
浪千重 意千重
这分明是一个
海市蜃楼的玄幻世界啊
常有薄雾缭绕

有时 云在桥上
有时 桥在云上
它们 学会了换位思考

落叶上的家

在一片被秋风扎红的落叶上
安一个家
涂鸦你的青春年华
再画上苍翠的鸟鸣
敲门的霜
留白余生
还需装饰的浪漫
阳光透进窗户
炊烟高高举起
黄檐上的青瓦
火炉之上
一壶水在打滚攀爬
满屋子都是暖气腾腾的
有时 在湿粥
有时 在熬药
温馨的家
无需山珍海味
吃一把青菜都是清甜的回忆
背景顶着大山、积雪、蓝天
落款是扫帚上
东躲西藏的 几片羽毛

月亮是一个饼

有时月亮绕过瓦房 草房
饥饿扯醒我
它是一个可口的饼子
有时 它比人心还狠
比手电筒还亮
可它
又是孤独和思念的代名词
老爸经常在月光下砍柴，种地
直到月亮翻过故乡的高地
后来才知道
八月十五的月亮
最圆最大
再后来
才知道中秋节是我妈的生日
我妈在世的时候
从未听说
这一天人们习惯吃月饼
那些年，我家的这一天
更多的是青黄不接
土豆吃完了
玉米还青壳 稻谷才垂头



小院梨花开 国画 陈孝恩 作

赶场 (外一篇)

□罗勇

镇雄的赶场，是寂静群山间的主题盛会，成百上千的群众聚在一起大方交易、公平对换。千百年来，赶场，可能是芸芸众生与枯燥日子和解的难得机会。

每一次赶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间的短暂休憩，是置物卖粮、理发修面时的如释重负，是偶遇故交、闲聊八卦时的愉悦放松。或许，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散落于十里八村的人们，从烟火漫卷的日常中赶来，凑成一个大场伙，以钱币来对家所出、个人技艺展开度量不一的严肃评估。赶场的声势与阵仗，常常借由爆米花机的巨响惊天爆裂、任意声张。

人们在集市上比肩接踵，你来我往，各有方向。有人待价而沽，有人讨价还价，有人看个稀奇，有人图个乐呵。“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将柴米油盐、猪牛鸡羊的琐碎时

光，渲染成大繁至简的烟火人间。

年

春去、秋来，夏至、冬归，时光再匆忙，还是给人间留下一段空闲。年，便在大地上热闹开来。

大雄古邦的城市乡野间，熏得黄亮亮的腊肉是年，三角汤圆里的乡愁是年，高挂门庭的红灯笼是年，墨香四溢的春联也是年……愈发浓郁的色、香、味，勾勒出一个个热烈、喜庆的场景。

在城北天南的“第二故乡”，年是一张迫不及待的返程票、一辆返乡情更浓的汽车、一个塞满礼物的行李箱……回家过年，是男人给妻儿的承诺、游子对故乡的挂牵……

年是时间给众人的馈赠，冷暖自知。年是自然寄给世人的盲盒，惊喜各异。

菜园

□彭燕

乌蒙高原，省耕湖畔，有许多人家修宅置院，围篱种菜，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所种蔬果，自家吃不完还可送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

那些久居城市的人，看尽繁华，成了城市的倦客，在自家门前，或租或借，开垦一方土地，用以搁浅孤独寂寞的人生。

劳累一天后，总喜欢从光明的缝隙里，找那么一点时间，给疲惫的身心一点空间。我在跑步的时候，不经意间爱上了杨柳依依、两旁满是烟火人家和菜园的一条小径。小小的院落，门前绿水垂柳，门后瓜果飘香。小小菜园，被分成很方正的几块，种了黄瓜、西红柿、南瓜、玉米，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的豆类和蔬菜。有的人家还在菜园边种上向日葵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儿，有的干脆种上苹果树、樱桃树……四季不同，菜园里的芬芳亦不一样，但都是一些简洁易管理的花木果蔬！

时而见他们在院子里、小溪旁摆放了桌椅，邀了邻居和亲友，闲谈家常，或置了烧烤架，迎着烟，闻着香，大块地吃肉。几分清幽几分烟火，竟让人忘了城市风尘，四季流转，亦在笑颜间。

今生何其有幸，生于山水村落，住过旧庭深院，赏遍云卷云舒，看尽琼山峻峦。所住之处虽不及江南风光那般清丽动人，却有着远离尘世的古朴与安宁。若不是生于此，哪能知道世间竟能有这样的村舍人家。随着年岁渐长，更能理

解父亲退休后为什么选择住老宅，且一住就再也不走了。

记忆里，母亲常去前屋后院的菜园。菜园是三户人家的，你家的挨着我家的，我家的连着他家的，被分成大大小小的各种小块，每一小块依山傍水，紧挨着，紧挨着，地旁被父亲种了各种树。

这些菜园里，只要是适宜的果蔬，母亲都会种上，有的是自家留下的秧苗，有的是左邻右舍送的，有的是父亲去学校给小娃娃们上课时，学生家长送的。母亲全部应季种下，一年四季菜园里都有时鲜的果蔬。

那时父亲是远近闻名有学问的老师，很是得学生家长们的敬重，以致我家的菜园里总是有左邻右舍没有的各种我叫不出名的蔬菜。父亲还在门前用篱笆围了一个大大的院子，在里面种了橘子树，种了花，剩下的种种些葱蒜姜。最爱的是那满院的橘子树，天暖开春时，它们开满了小小的白色的花儿，我就畅想着过了春天、夏天、秋天，那如灯笼一样的橘子挂满了枝头，我从外皮还是绿色吃到微红，再吃

到熟透了。我一直羡慕童年的时光。每到橘子熟透的时候，总会有老奶奶或是小媳妇，牵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来串门，父亲总是摘橘子给小孩吃，还装一些在口袋里，我家的连着他家的，被分成大大小小的各种小块，每一小块依山傍水，紧挨着，紧挨着，地旁被父亲种了各种树。

时光的潮水一浪接一浪，记忆里，无论天气阴晴，母亲总是踏露而行，去菜园里松土拔草。每每放学回来，父亲总会带上我，有时也会带上哥哥去菜地里帮忙，哥哥和我更多的时候是在地埂上跑来跑去。时而听着父亲母亲聊一些家常，学校里的某个娃娃特别聪明，东家与西家媳妇日早上吵了架，两家的男人中午却在一起吃饭喝酒……这，也许就是父亲母亲烟火里最简朴的爱！

趁着父亲母亲说着话儿，哥哥带我拿着竹枝，往树上捕捉知了。父亲则说，知了是有魂儿的，它在地下经历几年的黑暗，一朝羽化，才能飞上枝头，尽情歌唱。

夏日是蔬菜瓜果的盛季，南瓜、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纷纷成熟，庭院里、屋

角旁总堆满了采摘回来的各种瓜果蔬菜，

一家人聚于庭前，一日三餐，餐餐不同。最记得的是门前水沟边的一根南瓜藤，独独结了一个南瓜，恰在南瓜青嫩时没有采摘，竟让其长成了金黄色的大南瓜，当南瓜藤枯萎时，母亲搬不动那个大南瓜。哥哥约了我，准备一起去抱回家，南瓜于小小的哥哥和我，实在是太大了，压根儿抱不动。看着圆滚滚的南瓜，我们竟生出了把南瓜滚回家的主意，于是，欢声笑语间，圆滚滚的南瓜被滚到了屋角。后来，等冬天准备要煮了吃时，母亲切开，发现南瓜已坏了，才知道我们是把南瓜滚回来的，母亲止不住地笑骂我们。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那时的人们并不富裕，生活却很丰盛，过得温雅闲情。那里的村落，除了农忙时节，平日并无多少农事，更没有天南海北地去打工的人儿。妇人们聚在一起，分尝各自的瓜果，或是制作美食，实乃人间乐事。尤其是我们一群小孩，可以嬉戏打闹，饿了，还有丰富的美食，真是美哉妙哉！

生于乡村的人，内心总有一份朴素与坚韧。灵魂深处，珍藏的永远是青山绿水，还有那个站在乡间小路上披着头巾的小姑娘。

总想回去，做回我的村姑！远离俗事，数间老瓦房，几畦菜园，养一条黄毛狗和几只小鸡，晨起踩露而出，暮时踏月而归，归于自然，闲于宁静。

秋景组诗

□马也

九月朔

白鹅像一簇不吸水的棉花静静漂着
鸭群喜极而拍打湖水
牛羊在圈内慵懒喘息
向日葵扮演成千上万个终将熄灭的太阳
格桑花集结在草地消失的地方
蜜蜂决定迷失在富足的湖边 混淆天堂
我攒下这片秋色连波
攒下墨色起落 文势开合
攒下躲闪的眼神 失控的失落
攒下为世界 悲伤和爱情新增的注解
攒下如潮水般被烈日烫伤的心结

昆明返昭途景

斜倚着汽车座椅靠背
时有阳光打着满脸痘痘 心烦意乱
直到冲出那条隧道
忽见一块白云横陈在层叠的山脉之上
梳子将它将成丝
缝隙里是忧郁的蓝
挨另一座山巅更近的
是笨拙的大朵的云
稳重地守护山头
我想跳出这沉闷的车厢
躺到那日草向上
看放飞的气球会不会触云反弹
或者云近了就变成雾
连同烦恼氤氲开来
随阳光醉在草尖

银杏

银杏是讨喜的树
叶子简单的纹路
呈现各行其道的整齐
另辟蹊径的轮廓
使常规的叶片和扇子同时沉默
扁平的 丝滑的
如神鸟之羽轻盈夺目
初中时躺在学校的花园
秋风吹起
几片巨大的银杏叶狂热飘落
厚厚地铺在身下
厚厚地垫在身上
我们眯眯眼 望望天
不知不觉闭上了眼
一点儿也不知道
稍后上课铃响才起身奔向教室的慌张
会成为余生反复追忆的从前

梧桐

枝上的梧桐叶在一场烈日烈风中所剩无几
咆哮进攻的风乱中有序
树梢上枯边的绿叶虚掩着蓝天 筛选着光线
正接受此生最后的、最虔诚的日光浴
对街成片滚动的枯叶还在纠集壮大
隐忧撞撞吞噬生机的严冬
会趁机抽走我手中百合盛放的冲动
百合之于梧桐 是位美丽而怪异的远客
几乎每个人都知明天要降温
明明很近却永远到不了的明天
天冷了
物质生长和腐坏的速率减缓
生命陷入迟滞 生活节奏依然
早晨呆滞的脸被时间淘淘着往前行进
意识却凝结在秋霜的缝隙里打探雪的消息

黄昏遐思

黄昏的火炉映着窗外肋骨断裂似的晚霞
我迫不及待想钻进自己心里
告诉你秋天即将过去
我即将忘记你
这样漂漂亮亮的世界笼罩着我
这样冷冷清清的人间环绕着我
这样安安静静的光彩包裹着我
我又一次实在不能忍受
想你和快乐两种感觉同时袭来
你是孤寂 是隐喻 是理想
你是银河 是磨磨 是折磨
我却错过了享受
享受肉眼可见的色彩变幻
享受肌肤可感的交替冷暖
享受触手可及的花开花落
享受后会无期的望眼欲穿